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46
29 July 1976

CHINESE

第一九四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芬奇先生	(意大利)
<u>理事国</u> ：贝宁	翁加沃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日本	安倍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本哈亚勒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哈马舍尔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卡杜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十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147)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所作决定，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现在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赞比亚、南非、毛里求斯、埃及、扎伊尔、利比里亚、古巴、马达加斯加、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根据安理会进一步的决定，我现在按照暂定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再度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及该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

应主席的邀请，赞比亚代表姆瓦勒先生、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贾帕尔先生（印度）及该理事会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南非代表博萨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埃及代表艾哈迈德先生、扎伊尔代表翁巴·迪·吕泰特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古巴代表阿科斯塔·罗德格里斯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索伦雷布先生、乌干达代表姆旺加古洪加先生和埃塞俄比亚代表易卜拉欣先生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此外，我收到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卡塔尔、塞拉利昂和南斯拉夫的代表信，要求参加安理会对当前项目的审议。我因此提议安理会按照惯例同意邀

请我刚才提到的代表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卡塔尔、塞拉利昂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想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博茨瓦纳代表莫加米先生、莫桑比克代表希萨诺先生、卡塔尔代表奥拜德里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尼科尔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穆耶什诺维奇先生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在我们听取第一位发言人的发言之前，我要提请安理会理事国注意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这封信已作为 S/12157 号文件刚刚散发。

第一位发言人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我现在请他发言。

贾帕尔先生(印度)，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我代表纳米比亚理事会对刚才散发的文件发表一点简短意见。

利比里亚代表昨天提出了一个关于调查团的问题。今天我们面前摆着一份 S/12157 号文件，其中载有南非政府代表的信。该国政府在信中宣称它已同有关地区的当局协商过，这些当局已表示愿意充分合作。这些当局到底是那些人则没有说清楚。对于这件事，南非政府也同意提供充分合作。

纳米比亚理事会希望我通知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及其各机构所期望南非政府提供的唯一合作就是它离开纳米比亚这块国际领土。该国政府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对联合国的持续侮辱。

再说，关于调查在赞比亚境内 30 公里地方发生的袭击事件，是不需要再取得

南非政府的合作的。赞比亚政府拥有一切证据；证明这次袭击事件是南非军队发动的。如果安全理事会对赞比亚外交部长提供的事实感到不满意，那末，如果它愿意的话，还可以向赞比亚政府索取更多的资料。

对于纳米比亚理事会来说，它是反对任何使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的存在和活动取得任何形式的合法性的行动。在南非政府的合作下派遣一个调查团前往纳米比亚，就是这样一种行动。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卡塔尔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奥拜德里先生（卡塔尔）：我以阿拉伯集团七月份主席的身分，愿借此机会对阁下在本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崇高职位表示深切和诚挚的祝贺。同样地，我愿向安理会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因为它让我参加了这次的审议。

我还要代表阿拉伯集团对本星期中国在地震中死亡的人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表示深切、诚挚的悼念和同情。我请中国代表向中国政府和死难家属转达我们诚挚的同情。

安全理事会再次收到了对种族主义政权南非的控诉，因为它侵犯了另一个独立国家赞比亚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南非对赞比亚的无端侵略，过去安全理事会之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种族主义国家以色列对一些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多次侵犯，没有加以谴责，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赞比亚的锡亚洛拉村遭到南非军队空、陆两方面的袭击，造成二十四人被杀害和四十多人受伤。这显然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决心要继续其侵略邻国和镇压它自己的被剥夺了权利的黑人居民的政策。南非在最近这次对赞比亚的残暴袭击之前，仅在一九七六年便已发动过其他十三次挑衅行动。就在最近，这个种族隔离部队，即曾入侵其邻国安哥拉，企图阻止安哥拉国的新生。除了对其邻近的主权国家发动侵略外，南非还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镇压这个地区的争取自决权的民族主义运动。南非政权对它自己的黑人多数的粗暴和非人待

遇，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它完全不把黑人非洲国家和人民放在眼里，并且对他们残忍凶狠。

仅在几个星期前，南非人向索维托手无寸铁的学生的和平示威队伍开枪，挑起对抗局面，并在自沙佩维尔事件以来最残暴的一次屠杀中夺去了几百名黑人的性命。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对外和对内的非人的残酷政策是种族隔离哲学的一贯表现。这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根源深入南非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基础之中，这从关于公民权利、土地所有权、民权和个人地位等法律以及其他不让本地黑人多数居民在其家园里享有最基本的权利的法律中，都可以明白地显示出来。各民族解放运动如果成功地取得它们的独立，那无疑地将鼓舞南非黑人多数满怀信心地去争取他们自己的独立。因此，南非是一定会要粉碎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它邻近的新独立国家的，它对赞比亚的侵略就是一个证明。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南非的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危害时，那些实行这些政策的国家便会越来越感到孤立，因此不得不互相依赖，这就是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特拉维夫轴心形成的原因。

当以色列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希望得到世界社会的承认时，它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保持强有力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同时，不得不虚伪地装作对非洲国家表示同情，批评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但它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占领阿拉伯领土后不久，便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开始不顾世界舆论，对立即从占领领土撤走的要求置之不理。根据以色列日报《国土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的报道，就在这个背景下，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者国家的头子海恩·赫佐格将军便对以色列那时对南非的否定立场提出了疑问，表示希望能够改善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者国家同南非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他说：

“既然其他国家可以向比勒陀利亚继续供应坦克和飞机而又不危害其在黑人非洲的影响，为什么以色列一定要为了害怕失去非洲国家的支持而对南非采取这样的立场呢？”

根据《纽约时报》一九七〇年四月三十日的报道，南非白人少数政权的总理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宣称：

“以色列象南非一样，都需要应付他们的阿拉伯居民。在某种意义上说，南非和以色列都是由外来的人所建的国家……。我们理解和同情以色列的处境和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代表阿拉伯集团要对大部分南部非洲人民为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而进行的合法斗争表示完全的支持。我们谴责种族隔离政府侵略赞比亚共和国的罪行。联合国的许多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300(1971)号决议也都谴责了这种好战的气焰，并对此感到遗憾。安理会在该决议中要求：

“南非充分尊重赞比亚〔共和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我们也谴责关于使南非土著居民“班图斯坦化”的政策。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确实应该负起责任，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这种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的用心。

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制止这种在南非的正在向起来反对非正义的人民实施残酷野蛮的法律和镇压措施的邪恶势力。

主席：我感谢卡塔尔代表对我的祝贺。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虽然我国代表团在过去在会议上也曾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然而，由于这是我本月在安理会的第一次发言，因此我还想向你表示一次最诚挚的祝贺。并为我能在这里接受你的领导，表示最大的欣慰。

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要和你以及其他发过言的代表一起对七月二十七日 and 二十八日在中国冀东地区发生的地震所造成的死伤和破坏，向我们的中国同事表示震惊和悲痛。我请他向受灾人民转达我国人民和政府最深切和最诚挚的同情。

赞比亚外长在七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详尽地、非常克制地说明了他的国家对南非的控诉。他的叙述指出了南非如何对赞比亚境内 30 公里的一个纳米比亚人的过境宿营地策划并发动一次军事行动。死伤和失踪共约一百人，这个数目足以说明这次袭击的规模和严重性。此外，象赞比亚外长已经解释过那样，这只不过是南非对他国家一系列挑衅、闯入和侵略行径的最近一次表现罢了。

南非代表并不否认有这么一次对赞比亚的军事行动。他说南非政府对攻击赞比亚乡村的事件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下令作这样一次攻击行动。这种闪烁其词是骗不了什么人的，事实胜于雄辩。没有人对赞比亚的锡亚洛村在七月十一日曾经受到袭击这件事提出质疑。这些袭击者一定是在纳米比亚的基地活动的受过训练的南非人。

在审议这个问题时，有些基本考虑是必须要照顾的。

第一，安全理事会并不是第一次审议南非侵犯赞比亚的主权。安全理事会曾在审议了赞比亚的控诉之后，在第 300(1971)号决议上要求：

“南非充分尊重赞比亚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安理会还在同一决议上决定以应有的严肃态度来审查任何进一步的攻击。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七月十一日的攻击事件一定是经过南非军队预先策划的军事行动。

第三，南非对其邻邦的军事行动，包括我们现在审议着的七月十一日袭击事件在内，都是从纳米比亚这块联合国直接负责管理的领土上发动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301(1971)号决议和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咨询意见，南非在这块领土上的继续存在是国际上的非法行为，而且违背国际义务。一切迹象都显示南非政权非但没有象安全理事会所要求那样从纳米比亚撤走，反而忙于策划种种方法来保住其对该领土的控制，加强其在那里的军事存在。

在审议当前的这个事件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南非已经采取了非法的措施把其行动和影响的地区划为遍及萨哈拉以南的全部地区，并且冒称有权向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根据这些考虑，我们同意参加这次辩论的代表们的一般看法，即应对南非于七月十一日对赞比亚主权的侵犯进行谴责。安全理事会必须要求南非今后不可再有这类行动，严格遵守宪章关于尊重国家主权、会员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此外，安理会必须注意七月十一日的军事袭击事件是从纳米比亚的基地发动的。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根据安理会第301(1971)号决议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认清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非法的。此外，安全理事会第269(1969)号决议承认纳米比亚人民为反对南非当局非法留在该领土而进行的斗争，系属合法，并请所有国家增加其对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外国占领的斗争所给予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援助。

因此，安理会在它对赞比亚的控诉所作出决定时，不能忽略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军事占领。

巴基斯坦与所有安理会和联合国的成员一样，希望看到南部非洲能够真正融洽和平。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南部非洲目前的形势并不利于在该地区建立持久的和平。这是由于三个因素所造成：第一，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第二，南非在其本国和纳米比亚境内推行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第三，非法的史密斯政权继续对南罗得西亚的统治。这三个因素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规定不相容，而且也违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它们是南部非洲局势和平演变道路上的绊脚石。

目前在南部非洲一般政治安排的基础都十足是不正义的。只要这种情况基本上不改变，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冲突便一定会继续加剧，而安全理事会也将永远为这个问题所困扰。

如果造成这种事态的国家能够以自发的行动来改变这种状况，当然是最好。我们注意到南非代表在这里的发言中也承认：

“这区域所需要的是解决范围比开枪事件及口角大的问题；不仅对一地一区，还得对整个的南部非洲安定永久的希望允诺作出解答。”（第一九四四次会议，英文第29—30页）

他又说：

“昨日的诅咒已成为明日的合意——但在紧张恐怖之中，也不在威胁之下。”

我们同意这些观点，可是又觉得这些观点同他的政府的政策并不一致。

比勒陀利亚政权还是在顽固地推行它的种族主义政策：它继续无视于世界对种族隔离和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舆论。它已加强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存在。它正在增强军事力量，这必然要引起它的邻邦的惊恐，而且象上面所说的，它已公开宣布它的意图，为了追求自称的安全利益，准备在萨哈拉以南的整个地区为所欲为，因而就不顾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践踏联合国宪章。南非继续对其邻国进行干预和侵略，安理会现在审议的这个案件就是其中一例。比勒陀利亚政权虽然在口头上同意对话和缓和的想法，而另一方面却象我们所听到的，正在资助、组织和鼓励在赞比亚和其他非洲邻邦的颠覆分子。

因此，暴力、威胁和挑衅都是来自南非一方，它们的对象是受压迫的南非人民、被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和南非的非洲邻邦。

这些行动反驳了南非的发言人及其友人所说的话，他们说什么南非的政策正在缓慢而扎实地改变，时间和耐心可以使局势改变过来。这种说法无论如何也经不起它对联合国会员国之一发动公然的武装袭击的事实证据，也不能阻止安理会为履行责任而采取断然的行动。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本人的祝贺。

卡杜马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在星期二为欢迎我参加本理事会而说的话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些会议，因此我希望接受你的指导以及所有在此出席代表们的指导。就我这方面，我保证与大家极充分地合作。

第二，我应乘此机会为你担任七月份本理事会崇高的主席职位表示祝贺。我相信在你有效和熟练的指导之下，理事会将能达成一个使所有在此的真正有意促进世界和平和纳米比亚以及南部非洲的人民的福利的代表团内心上感到满意的和平解决办法。

第三，主席先生，我愿加入你和所有在我以前发言的代表们代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党、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政府和人民为其遭受灾害表示深切的同情。我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向在这次最不幸的事件中丧失其亲人的遗族转达我国的慰问。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的事件已由我的兄弟赞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在星期二叙述得很清楚。因此我不打算在这里再说，而且也没有必要如此做。我所要说的是，对我们十分熟悉南部非洲发展情况的人来说，七月十一日事件的发生是不足惊奇的。因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共和国所作的残暴行为，明白的是南非政权把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自由斗士所加迅速增加的解放压力看成是一种威胁之后的反响。南非的这些挑衅行为指明了沃斯特少数政权感觉到自己处于绝望和孤立的境地。惊慌失措的沃斯特政权正在寻求替罪者。这个替罪者不仅是赞比亚共和国；南非这种徒劳的努力实际上是朝向整个自由非洲。因此理事会必须就此点来看这一问题，扩大其范围：需要把冲突国际化的问题。

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代表显然是再想把接二连三的骗人谎言甚至是全然的歪曲事实带到这理事会来。因为本理事会十分熟悉种族隔离政权做这种姿态的本领，不用我再来向我的同事们揭露对他们也是一目了然的谎言。而且，我的同事赞比

亚外交部长已经有效地揭穿所有这种有意的捏造。不过我倒还是对于种族隔离政权的代表妄称南非已在寻求并且还要继续寻求该区域问题的和平解决的话，感到兴趣。博萨先生和他所代表的政权应该知道得很清楚。理事会并不需要人提醒之后才知道南部非洲动乱的原因就是他的政权所要维护的那种制度。全世界已在谴责种族隔离，全世界已经宣布种族隔离是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我还没有见过一种犯罪行为能够使犯罪者变成和平创造者的。

因此理事会要它自己确实为一般国际社会，特别是南非人民的和平创造者就必须负起它应负的责任而不能让这种荒谬的说法来分散它的注意力。理事会现在应该做的是采取具体行动以应南部非洲迅速恶化情势的需要。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对此事采取行动将来是一定会后悔莫及的。我们不能不让一个为正义斗争的民族享受它自决的权利。

对我们来说，南非对赞比亚共和国的罪行是它在该区域进一步违犯和平的开始。南非必须知道，对赞比亚侵略，就是对坦桑尼亚侵略，实际上也就是对整个独立非洲的侵略。为了说个明白，我要在此把非洲对此事的立场提醒一下这一个庄严的理事会，特别是要提醒南非。

首先，非洲已经决心要完全解放这一个大陆。这个许诺已经在许多著名的文件中说得非常清楚，包括一九六九年的卢萨卡宣言和一九七五年的达累斯萨拉姆宣言。在这些文件中，非洲已明确地表明，如果不能以和平方法取得南部非洲的自由，便要以武力去取得。作为一个自尊的民族，我们不能接受南非对南部非洲的非洲人民的压制。一如我们以前说过的，在非洲没有全部获得自由之前，没有非洲国家会认为它已经获得了自由。

我们要求南非和国际社会所做的就是接受这一点，知道我们说的是真话而相信我们。葡萄牙法西斯当局嘲笑卢萨卡宣言，看不起它。他们没有把非洲争取自由的许诺认真看待。里斯本当局仗着殖民主义的葡萄牙从一些盟国得到的大量支

持，以为它们的地位稳固有力，甚而还怀有所向无敌的错误想法。因此非洲别无他途，只有在前葡萄牙殖民地积极支持我们兄弟民族的武装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葡萄牙帝国的瓦解。

正如我的兄弟邦赞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所说的，创造和平者是非洲，而不是南非和它的同谋者。我愿借此机会再度向南非重提卢萨卡宣言。现在与我们和解还是为时未晚。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固执其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傲慢，就会走上葡萄牙的道路。现在他们应该知道，一个国家不论如何强大，不能击败一个民族求自由的决心。我们见到在越南和柬埔寨，美国技术的全部军火在原以为不堪一击的人民面前瓦解了。我们也见到在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尽管葡萄牙帝国主义者有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支持，还是要在非洲人的目标之前低下头来。这似乎还不够，南非曾要想在安哥拉进行殖民主义的冒险。他们知道结果怎样。

让我向这庄严的理事会保证，非洲并不残忍，也不准备实行反的种族主义政策。南非和它的同谋者假装它们是为反共而战真是一种自欺欺人之举。南部非洲的斗争只是一种反对一种思想的斗争：就是反剥削、反压迫和反特权的斗争。它同时也是一种维护一种思想的斗争：就是争平等、争自由和争正义的斗争。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当我开始发言时，我说过，南非是故意在欺骗理事会。为了表示它对非洲其他地区的侵略企图，南非最近通过一项丑名昭彰的治外法权法，给予它在所有赤道以南的非洲国家进行干涉的权利。我国总统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在莫桑比克的克利马内发表演说时说，这一法律是“一种狂妄到未之前闻的法律”。这个法律企图把将南非军队派往这些非洲国家去为南非的利益作战成为合法化。就象我国总统在其演讲词中所说的，这个法律是对非洲自由的极大挑战。自由非洲别无

选择，只有抗拒这种蛮横的南非侵略。没有一个和平国家的政府会制定一种法律把它的政府永远处于与邻国的战争状态之中。最近在锡亚洛拉的事件正是南非为这种战争贩子的一个证明。南非种族主义者实际上是在对抗真理，反抗历史潮流。在这一冒险中，他们是要惨败的。

因此我们对于攻击锡亚洛拉的事件是极度关心的。南非用武力来破坏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它是一种侵略行为，应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的最强烈的谴责。的确，如果这种野蛮的侵略，不受到这一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庄严机构的谴责，我们将会冒许可种族主义者继续其屠杀无辜人民的危险。我们坦桑尼亚强烈的谴责这种侵略并誓与赞比亚团结一致。

另一方面，只是谴责，而不作一点准备对南非采取坚决措施并表示，是不会有有助于该区域和平的获得的。理事会可以想到它在今年三月间为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而对南非谴责时，大家都知道那个决议里面，并没有一点实际的内容。南非不但拒绝向安哥拉赔偿损坏了的财产，归还窃去的财物，却反而象现在对赞比亚那样继续向该国进行侵略。

还有，沃斯特集团在无法阻挡其领土内人民起义的浪潮之后，便凭借其警察和军队作为镇压的强力工具。使数百无辜的非洲学童遭受杀戮和伤残的索韦托的屠杀，便是在南非酝酿发生的冲突的先导。这些屠杀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扩展。理事会于六月间审议了这事件，如所预期的，也对这些残忍的屠杀进行了谴责。

尽管有这些一再的谴责，南非还是无视于国际的舆论，对联合国包括理事会在内不表示一点尊重。例如尽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这许多决议，它仍旧非法占据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南非对要求它从纳米比亚撤离的第366(1974)号决议视若无睹。即使是在一月间经理事会全体一致通过的第385(1976)号决议要求在联合国监督之下举行纳米比亚的自由选举，它也充耳不闻。

相反地，南非继续它的荒唐而站不住脚的所谓“温得和克宪政谈判”。这些谈判，不能代表纳米比亚人的真正想法，是不会成功的。没有真正纳米比亚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参加和支持，谈判是不会成功的。南非必须接受与西南非民组谈判这一无可避免的事。否则，对沃斯特来说是会太迟的。让这个自己要干的殖民主义国家晓得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独立之后，自由的要求便来到南非和纳米比亚边境。要它不接受这种改变的情势，就只有用武力来予以改变。

南非必须知道尽管它有各种镇压的办法，“强权即公理”的观念已经没落了。在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事实便可以证明现在是公理即是强权。如果南非看不见它前途的荆棘，就只有走向不必要的大规模流血；唯有南非法西斯统治者及时认识这种不可抗拒的趋势，才能够避免这种流血。历史会要沃斯特和他种族主义的同道对我们大陆上那个部分地方无可避免的浩劫负其责任。

战争正在南部非洲进行着。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自由战士已经拿起武器。非洲别无选择，只有支持这些英勇的战士。我们相信支持这崇高的斗争是与我们有利的，因为一定要非洲有自由我们自己才能成为一个自由和主权的国家。我们还相信非要大家有自由个体才能够有自由。坦桑尼亚不比纳米比亚有更多自由的权利。我们必须尽我所能，消灭这可耻的殖民主义灾祸，它在非洲大陆猖獗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南部非洲的斗争是争取自由的斗争。它不是一种东方对西方或西方对东方的斗争。把那些斗争说成是权力集团的冲突是欺世的。我们希望到现在世界已能看出这种可笑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也希望所有友好的国家都能来支持我们这种争取解放的努力。至少也不要来阻碍这一种努力。因为我们是以正义与和平为其目标的。

南非不仅在物质上受到自由战士的威胁，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自由非洲的威胁，

它现在正象一个溺在水中的人。它怕自由的火炬在其边境举燃。它怕南部非洲其他地方独立的胜利会鼓励大多数南非人民起来反抗沃斯特的暴政。由于这种恐惧而采取了设立班图斯坦即所谓“独立本土”的办法。沃斯特很愚蠢地以为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能予他以喘息的余地。还一定要我们来说这种野蛮而无意义的手段必然会失败的吗？他们不是因为一些爱国者拒绝接受这种可笑独立的欺骗而受了一掴耳光吗？

那末，我们理事会应该怎样呢？作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高机构，理事会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南非说，它不能够坐视侵略。因此，本理事会应该强烈谴责南非最近侵略赞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理事会应该谴责南非利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对自由非洲进行侵略。

南非以进攻赞比亚来对抗自由非洲的邪恶动机应予揭发。南非的敲诈是吓不住赞比亚对于解放斗争的支持的。不论威胁如何大，都不能阻止南部非洲的解放。

从最近对赞比亚进攻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希望种族主义少数派听从道理是多余的。只有用武力才能把它击败。我们坦桑尼亚深信在南部非洲正义必将胜利，整个非洲一定可以得到自由。

理事会有明白的责任以坚决而不含糊的态度去对付最近南非的顽强态度。必须要说的是，最近这次对一个非洲国家的侵略离开理事会明白谴责南非对安哥拉发动的侵略还不到六个月。比勒陀利亚当局不仅没有理会理事会于本年三月的要求，并且继续把侵略政策作为对付非洲国家的经常惯例。沃斯特政权也没有理会今年一月和三月理事会所通过的要该政权不要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来进行对非洲国家的侵略的两项决议。因此，当我们审议这个重要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当局的这些行为。我们必须从他们对理事会所表现的傲慢和轻蔑态度中去获得必要的结论。明显的，只是谴责南非不断地对独立非洲国家的侵略是不够的。单提警告，不论它怎样强硬庄重，也是不够的。采取有效措施的时候

已经来到，包括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那些办法。如果安全理事会继续采取谴责性的决议和发出不断的警告而不能予以强制执行，便很可能会使沃斯特政权永远这样傲慢顽强，而且也很可能会使本组织显得象在遇到侵略和挑衅时变成一个一无办法的机构。这就是我们理事会所受到的挑战。

主席：我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向理事会理事所说的客气话。我代表他们谢谢，也为我自己谢谢。

本哈亚勒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首先，我要欢迎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一次会议。

我还要就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地震而造成许多伤亡一事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慰问，同时又要就也造成许多伤亡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肆意侵略向赞比亚代表团表示我们的慰问。

从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及通过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第 385(1976)号决议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增强军事力量及任何利用该国际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基地以来，已经六个月了。从那时起，安全理事会已经开了三次会，审议这同一个种族主义政权另外对纳米比亚、安哥拉和赞比亚非洲人民的侵略行动。

在一九七六年三月的时候，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对一个独立非洲国家——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上，通过了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第 387(1976)号决议，强烈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侵略，要求南非停止利用纳米比亚这个国际领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或任何非洲邻国发动侵略行为。

到一九七六年六月，安理会的注意力又集中于这个种族隔离政权在南非索韦托等地区的屠杀和暴行上。安全理事会在第 392(1976)号决议中明白谴责南非政府对包括学童和学生在内的非洲人和其他反对种族歧视的人所采的大规模屠杀和暴力行动。另外，并要求该种族主义政府立即停止对非洲人民使用暴力，并采取必要的紧急步骤，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

大家都清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前面这些决议公然不予理会，继续对南非土著人民进行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安理会审议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索韦托等地区的屠杀和暴行还不过一个月，南非政权又利用了纳米比亚这个国际领土对非洲的独立主权国赞比亚共和国发动侵略。南非政权最近这些侵略行动证明它完全无视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明白决定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干预和在纳米比亚的驻留是非法的各项决议。

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人民的侵略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本月初，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政权又悍然对乌干达共和国进行了侵略。这些种族主义政权之不断在南非、津巴布韦和巴勒斯坦对非洲人民进行侵略充分地证明了它们之间为阻止非洲人对发展不充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不懈斗争，是有着广泛的合作的。这三个种族主义政权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正在吓阻非洲国家和非洲人民，迫他们向现状低头。

安全理事会在本月内开了两次会议，审议巴勒斯坦和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人民和非洲国家的侵略行动，实在不是偶然的事。在帝国主义大国的支持之下，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津巴布韦和巴勒斯坦的存在，显然是继续在威胁着和平与安全。

这一月在乌干达和赞比亚所发生的事件，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它们的情报机构要把非洲各国置于它们支配统治之下而拟订出来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帝国主义势力还试图在非洲各国间挑拨离间，阻止它们形成能同帝国主义势力意志对抗的巨大力量。

目前在非洲大陆，很明显地，是有人在进行着一种阴谋诡计。南非和巴勒斯坦两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类似；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摧毁非洲的团结和解放运动的联盟。它们又对非洲的进步国家发动猛烈的宣传运动，捏造和歪曲关于这些进步国家政策的消息来塑造舆论。

这一运动其实就是要摧毁这些进步力量和打消它们革命精神的初步。这种革命精神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了一种重大的障碍。这些势力应该认识到尽管它们这样去做，它们的恶毒诡计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人民的意志如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是无所用其极的；越南和安哥拉的情形，便是很好的例子。

审议中的问题是很明白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利用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对非洲独立国赞比亚共和国进行公然侵略。这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第十四次的肆意侵略行动，它公然破坏赞比亚的领土完整，威胁到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注意一下七月二十七日南非代表在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发言是很有趣的。南非代表想在发言时否认南非政权曾对赞比亚犯下侵略行动。在这一次辩论中，南非代表是没有他途可循的。但是，在三月份安理会审议安哥拉局势时，南非政权却选择了另一种策略，在一知道安理会要审查这个问题时，就狡猾地把部队从安哥拉领土上撤出。我们看到南非政权先是犯下公然侵略然后又对此种罪恶行动进行掩饰，已经不止一次。从今天发给我们的文件(S/12157)中，也可以明白地看出这一点。

南非代表在安理会上所作的发言强调为审议中的问题找出和平解决办法的重要性。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代表着提倡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政策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政权说话的代表，却说出了南非希望在了解的气氛中促进和平条件的話。南非代表所讲的究竟是哪一种和平？

一九七一年十月，安全理事会也审议过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共和国一次类似的公然侵略行动。安全理事会在那次辩论中通过了第300(1971)号决议，它的执行部分第3段说：

“复宣告倘南非侵犯赞比亚的主权或领土完整，安全理事会将再行集会依《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进一步审查此项情势。”

事实是众所周知的问题的所在，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联合国审议这个问题，至今已有30年了，据我国代表团的愚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制止这种肆意对非洲人民的非法侵略和结束南非少数人政权蔑视联合国各项决议的有效行动。

我们要求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和西方国家，认真执行联合国各有关决议，停止对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一切经济和军事援助。

尽管一再呼吁对侵略的南非种族主义法西斯政权实行武器禁运，它还是能够获得许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真是一种可恶和可惊的事实。那些帮助南非的人必须知道他们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我们在非洲的死敌。这种国际的伪善行为必须结束。他们必须在非洲和非洲的敌人之间作个抉择。

本月份安理会没有通过一个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政权对乌干达的侵略行为的决议。没有通过决议的原因是各个理事国都知道的。从歪曲问题和隐瞒事实中去找出阻止该问题真正解决的理由，对安全理事会是创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以较清晰的眼光来处理目前审议中的问题，通过一个可以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的妥善决议。如果安理会再次不通过任何决议，便会更加增强一个危险的例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

关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蔑视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议，继续对赞比亚共和国和该区域其他国家进行公然侵略一事，我国代表团促请安全理事会：第一，采取有效措施，包括《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行动；第二，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第三，严厉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利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作为对赞比亚共和国和其他非洲国家发动侵略的根据地。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再次重申它保证支持安理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可能采取的任何有效的、适切的行动，一定不遗余力使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的非洲弟兄，在他们对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斗争中获得我们的援助和支持。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在向安全理事会说明苏联代表团对我们面前这个问题的立场之前，希望先提出与这个问题无关的两点意见。

我国代表团愿意借这一个机会对自动操纵的星际空间站“维京一号”在火星登陆成功，向美国代表团致贺。这是一次对宇宙空间研究有重要贡献的科技成就，它可以为全人类的利益进一步征服空间开辟新的途径。国际合作征服空间的进一步发展是完全符合和平和人类的利益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人类的初次飞入太空已为人类的征服空间奠定了基础。

我还要代表苏联代表团对中国因地震而引起死伤和重大的物质损害，向中国代表团慰问。很不幸，人类还无法避免这种灾难，这种灾难的困苦和后果，是苏联人民之所熟知的。在我们生存的行星上突然发生几次这种类似的灾难证明我们人类必须齐心协力在科学和创造方面共同努力，使我们能在地球上建立和平和避免这种可以预测的地震。

在我们代表团对于我们面前这一项目表示意见之前，我要向你，主席先生，讲几句话。我想我们讨论赞比亚控诉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该国人民所采的行径就要告一结束。我很希望在你的主持下，安全理事会能明智而适当地按照赞比亚和全体非洲人民的意愿，通过一项可以切实停止我们已经见证的这一事件的决议，以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

今年来安全理事会讨论有关非洲种族主义者的行径和惯技已经不是一次。过去三十年来，也一直在讨论这种行径。无理损害土著人民的人类尊严、镇压人民和袭击邻国已是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标准作法。

套一句拉丁谚语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全理事会的忍耐力还要考验多久？”现在还不到时候吗？不久以前，安全理事会就坚决地谴责了南非政府对该国非洲人的大屠杀和暴行，并且十分正确地指出，种族主义的，残酷的种族隔离政策已成

为一种违反人类良心和尊严的罪行。非洲、不结盟和社会主义国家代表都要求安全理事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最坚定的措施。但却为一些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顽强地反对——并且继续反对——有时说，这是南非的内部事件，有时说，他们不认为比勒陀利亚头目的这种行动对和平有什么威胁。我国和其他国家代表团都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如果我们不依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作出最坚定的制裁——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篡夺权利和压迫南非大多数本地人的种族主义者罪行可能要变本加厉，扩大到邻近的非洲国家和地区。

安全理事会要求南非政府采取根绝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紧急措施的决定墨迹未干，我们大家又成为南非政权新罪行的见证人，这一次还超越了该种族主义的领地之外。

这一次这个种族主义者选择了一个独立非洲国家赞比亚的人民为其牺牲者。赞比亚离这种族主义的堡垒的边界有好几百里。七月二十七日赞比亚外交部长姆瓦勒先生在这里所作一遍最为可信的发言中报导说：仅是一九七六年南非就对这个非洲国家进行了十四次无理的军事侵略行动，威胁到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一次特别严重的挑衅行为，发生在今年七月十一日，一批军事人员在飞机掩护下袭击锡亚洛拉村。有人已经说过，没有人会接受这些军用飞机是来自火星或其他行星的说法：它们只能来自——事实上也的确来自——非法、非正义并违反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而被置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控制下的纳米比亚。

许多非洲国家代表在安理会以前讨论南非政策时指出，这个领土已变成对邻近非洲国家进行公然侵略的一个基地。有人已在促请安理会注意，南非种族主义者对赞比亚的袭击同对安哥拉的侵略一样是从他们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上发动的。安理会已对这种利用纳米比亚作为侵略基地的行为，加以谴责。决议很多，恕我不予列举。但是在一项决议中，安理会要求南非不要利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邻近非洲国家进行挑衅和侵略行为。

南非种族主义者怎样呢？他们对安理会的这一决议还是置之不理。所以他们是完全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本组织就南非通过的所有其他决议。

七月十一日南非军队的袭击赞比亚就是南非一连串侵略行为中的一个环节，我们认为这一事件可以导致南非种族主义者对最近从殖民主义解放出来的其他非洲国家进行更大的挑衅和敌对行为。

南非种族主义者究竟为什么要恐吓独立的非洲国家人民，迫使他们停止同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阻止他们对这种运动给予援助和支持呢？这只要看一件事情就够了，比勒陀利亚的侵略行为特别在最近南部非洲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的人民在解放力量的压力下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给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以一个重大的打击之后，已在急剧增加。种族主义者对安哥拉侵略的不光采结局已有广大的影响。它表明南非的主要种族主义者不能抵抗切望在自由和正义中求生存的人民。比勒陀利亚的统治阶层对各解放运动成员实行镇压，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赤裸裸的侵略，都是企图推迟南非统治的整个垮台。他们爱好和平的姿态只是一个假面具。他们在这里呼吁关于进行合作的对话是假的：他们呼吁忍耐与和平也是说谎。他们只想拖延政权垮台的时间。

南非代表在这里发言口口声声要同其他非洲国家和平共处，甚至要求安理会不予谴责批评。但是安理会和南部非洲人民对南非的要求，不只是虚假的和平呼吁和伪称的友好亲善：他们是要具体的行动。南非代表最好告诉安理会，他的政府为什么顽强地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什么在国内执行残酷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为什么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袭击；南非为什么这样迅速地在进行武装并在最近训练军队和雇佣兵。是为了防卫吗？完全不是。它的武装和训练军队是为应付自己的人民，是为考验邻近独立非洲国家的实力。

南非一面继续对安哥拉和赞比亚进行明目张胆的侵略，一面继续强占纳米比亚，对国内一切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力量进行残酷镇压。

这一切都表明南非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希望凭着实力来和已经解放的非洲人民进行谈判。 目前在这里的各位都知道南非武器库装满了武器，比勒陀利亚的头目随时准备用来对付非洲——不但要对付它自己的人民而且要对付非洲其他国家人民。这件事情，不仅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该负责，而且那些西方国家也该负责。 那些西方国家协助南非加强它的武装部队，以大量武器提供南非并协助它建造军事基地和飞机场，在广大基础上同南非进行经济合作并在其他许多领域与它扩大联系。南非政府主要是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提供这种援助。 有意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国家不但同它多方合作，而且还表示愿意增加军援助长它的侵略。

西方国家近来的做法便是对种族隔离假装反对、暗地支持。 对于跨国公司的活动和它们与南非之间有关增加核子能力的交易则假装不见。 某些西方国家，背着非洲人在相当高的阶层正在同南非扩大接触。 在这些接触和来往中——甚至南非的报纸也承认此事——它们还决定将要在所有的领域都扩大接触展开联系。

这是什么？ 我认为这就是支持。 你可以口头上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继续目前的政策和做法；可是如果你支援它，你和它搞广泛的经济关系，你卖给他武器，你帮助它建造基地，试问这不是直接支持加强和维持这个政权，这是什么？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关系一增加，南非的侵略性也就随着增加。 正如南非报纸上说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头子沃斯特和一些政治家的接触不但加强了他的地位，而且使他认为——这是南非某一报纸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已与它结成一个非正式的联盟，为西方国家而保全南非。

在这种情况下，立刻采取速效措施制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独立非洲国家的侵犯，已成为今天的紧要问题之一，安理会如不提出一项解决办法，便是有亏职守。

我们从非洲国家代表的发言中听到了许多事实，同时也听到令人信服的论点，

就是安理会这一次一定不能再只通过一些决议或甚至于不通过任何决议，它必须通过一项可以保证以前安理会和大会有关南非的一切决定得到充分执行的决议。赞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等国代表、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利比亚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代表都充分说明，事不宜迟，南非政权已不可再继续过去的政策和作法了。受到南非政权恐怖统治的非洲人民指望我们安全理事会的不仅是再一次谴责这种罪行而已。他们希望安理会采取具体有效措施，彻底终止南非对它自己人民和邻近非洲国家的可耻和残酷的侵略政策和行为。这些做法和这个政策是使南部非洲的危机达到沸腾程度的原因。使全非洲新的全面战争威胁的，也是这个政策。

我认为此时此地我们应当回顾一下一九七六年六月底在柏林举行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呼吁，这一呼吁要求

“严格遵守联合国决议，停止同种族主义政权进行贸易，所有国家同南非共和国政府断绝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全面停止向该政府供应任何武器。”

(A/31/124, 第 18 页)

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有权——不但有权，而且有义务——对种族主义侵略者实施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最严格制裁。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必须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从国际舞台上完全孤立起来，禁止所有国家对它运送武器和提供经济及其他援助。

苏联反对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政权和其他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是一贯的。它的目标是同这个政权断绝一切关系和合作。正如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塔斯社所提到的，

“苏联一贯坚决谴责种族隔离的罪恶政策，赞成采取旨在孤立和抵制南非政权的有效措施，并执行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通过的决定，它们全都要求消除种族隔离和一切种族歧视，并给予非洲人多数和平而自由地生活的权利。”

苏联遵守它支持殖民地人民和附属人民的政策，愿意竭尽全力彻底铲除对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作出最严重威胁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我们和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一致是尽人皆知的。苏联过去一向，且将继续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援助，直到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彻底消灭为止。

安全理事会单派几个实地调查团是不够的。它需要采取行动，使南部非洲不再受到一切阻止当地人民自由独立生活的行径。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卡杜马先生说的话，不仅代表他本国人民也代表了全非洲的人民。比勒陀利亚的头目是不是了解呢？如果了解，那就很好。如果不了解，那就糟了。无论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及他们的帮凶怎样反对，整个非洲必须解放，而且也一定解放。我们的代表团准备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使安理会的决定能够帮助赞比亚人民和其他非洲国家人民不再受到南非的侵略行为。

主席：发言者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塞俄比亚代表。我请他就理事会席位并发言。

易卜拉欣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安全理事会接受我国代表的要求，准许参加理事会对面前这个议程项目的辩论，请让我在开始时先向你、并通过你向理事会其他成员道谢。

自从你担任七月份主席以来，我是第一次参加理事会的审议，因此，虽然已到了本月份的最后几天，我还是要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并表明我国代表团深信安全理事会在你贤明和忠诚的领导下，定能妥善应付面临的挑战，完成宪章对安理会的付托。

我还要趁这个机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发生强烈地震，使中国人民生命丧失，财产摧毁，特向中国代表团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深切悲痛。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受害遗属，表示慰问和团结。我们坚信，中国人民勤劳奋发，富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定能战胜所受到的物质损害。

我国代表团要求参加这次辩论，不仅是因为埃塞俄比亚象前几位发言的代表一样，对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这个悲惨日子里在锡亚洛拉的一批非洲好儿女之被蛮横杀害，感到极度忿怒，而且要向联合国这个庄严机构表明它对于年初以来南部非洲令人震惊的情况，特别是南非当局的直接或串通伊恩·史密斯反叛政权不断侵犯该地区非洲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深感忧虑，因此要求安全理事会履行宪章付托的责任，采取紧急有效的行动来制止这种情况。

南非当局公开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决议，非法占领国际纳米比亚领土，决心推行把该领土分割成各种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的政策，却还是意犹未尽，长期以来仍在进行把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化这些凶恶政策输往非洲其他各地。南非当局暗地里或公开地企图颠覆安哥拉的政治团结和经济独立，没有获得成功，就把注意力再度转移到赞比亚。单单今年头六个月中，他们已有十四次破坏了赞比亚共和国的领土完整，最近的一次破坏行动是七月十一日从空中和陆地袭击锡亚洛拉，人民的

生命丧失很多，财产的破坏更不必说。赞比亚外交部长已把最近这一次侵略的种种事实，作了清楚的、详细的报导，我国代表团对此非常感激。我国代表团觉得，这些揭露真相的报导将能帮助安理会以负责的、平心静气的、就事论事的态度来审议这个项目。

南非代表对这些严重控诉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不仅否认他的政府曾参与其事——我国代表团对这种否认不觉得奇怪——并对这事的曾经发生，也都说并不知道。难道安理会就会相信这种直截了当的否认吗？我想不会。南非军队这次的做法，与过去不同；它不胡乱地袭击一个村庄而袭击锡亚洛拉西南非民组的过境营地。在这种情形之上，还不容易把袭击的动机归之于南非吗？我们认为没有困难的。

正如赞比亚外交部长在七月二十七日的发言中指出，南非当局希望通过袭击锡亚洛拉这样的营地来逼迫非洲政府，特别是第一线国家，停止对那些以武装斗争为摆脱南非殖民主义压迫，洗刷种族隔离耻辱的各解放运动给予支助。因此，毫无疑问，南非当局不仅知道这件事，而且是指使发动这件事的。仅仅否认知道这次侵略，不能够也不应当就解脱南非对这些罪行的干系。

南非代表在七月二十七日的发言中，还详细地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那是我觉得应该要说一说的。南非代表一面是斩钉截铁否认他的政府曾犯有任何侵略行动，一面又在要倡议空洞虚假的对话政策。不能否认，这一点做得非常聪敏。

他要求坦诚相见、和衷共济，要求以和平方法解决该区域各国间的歧见，都只是一些计谋，希望用以表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合理的、和好的、甚至是勇敢的南非，然而这些提议显然是企图迫使那些对南非愤愤不平的非洲国家，同比勒陀利亚开始谈判。这怎么可能是一种新政策的表示呢？这是肆意攻击邻人之后再请他们来进行双边谈判，以推行其谈空话的政策。这种政策，在最初提出来的时候早被拒绝，难道现在又能逼迫非洲接受？

南非代表还企图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比勒陀利亚当局甚至在白人的强烈反对之下，仍在尽量加速纳米比亚的独立过程。这个想法当然是在求取安全理事会中一些成员的好感，因为他们过去总认为只要有些进展，不管怎样细微，都应当加以鼓

励。不必讨论这种鼓励细小进展的政策得失如何，我们认为，就南非代表所讲述的情况来说，根本谈不到进展。安理会理事可以取得公正的资料，当然知道在纳米比亚举行的宪政会议，都是骗人的。理事会理事不会相信这种阴险的分化政策便是朝向使国际纳米比亚领土人民自决目标的一种进展。安理会不能参与把那些渴望建立统一的纳米比亚人民分割得支离破碎。

赞比亚共和国之所以一再成为南非侵略的受害者，只是由于它忠实履行联合国会员国应尽的义务所致。赞比亚不幸而为一个第一线国家，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须负起超过其能力的责任去援助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摆脱殖民主义压迫，使他们的国家脱离凶残的种族隔离罪恶。因此，把沉重负担放在赞比亚身上的这个国际大家庭究竟应该坐视赞比亚遭受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蹂躏呢，还是应该立即给予适当的帮助？就我国代表团来说，答案很明显。那些没有表示同赞比亚站在一起的人，不向赞比亚给予援助的人，现在一定要明白，他们是直接在帮助南部非洲种族主义的日益增长，国际暴徒的日益猖獗。

南非侵略赞比亚共和国，不仅是破坏了宪章的一条基本规则，而且还是利用一个由联合国直接负责的领土来进行这种破坏的。用由联合国直接负责的国际纳米比亚领土来侵犯联合国一个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南非的这种双重犯规行动，必须受到惩罚。联合国不能再任人漠视了。不只是赞比亚要求绳之以法，整个非洲都作此要求。事实上，非洲统一组织新近在毛里求斯举行的会议上所通过的第490/XXVII号决议郑重宣布，南非政权对任何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就是对整个非洲的侵略。

我国代表团要求安全理事会对南非的疯狂杀害无辜人民，一再破坏热爱和平的非洲姐妹国赞比亚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持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把该领土用来作为不断侵入其邻近非洲国家领土的策划地等情况，尽量以最严厉的字句加以谴责，尤其要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切实对付南非的这种顽强态度。

主席：我感谢埃塞俄比亚对我私人的称誉。

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干达代表。我请他就理事会席位并发言。

姆旺加古洪加先生（乌干达）：先生，容许我祝贺您担任七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重新表示一遍我们对于你领导这理事会的方法的满意。本月初，这一个崇高机构受理乌干达控告以色列侵略案时，我国外交部部长已对你说过这一点。

我要与阁下及前面各位发言人一起，为最近的一次地震灾害和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请你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达乌干达政府和人民的同情和哀悼。

我要欢迎赞比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及莫桑比克三国的外交部长前来参加关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杀死24人及伤害45人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军队对赞比亚领空、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的极重要辩论。

与此有关的，我还要通知理事会：乌干达共和国终身职总统伊迪·阿明大元帅阁下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代表乌干达政府和人民曾致电给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先生阁下谴责南非的袭击——紧接着以色列侵犯乌干达之后的一次袭击。乌干达总统保证乌干达与赞比亚的英勇人民团结一致，坚决对付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我国政府要乌干达代表团在这次辩论中用最强硬的措辞再一次对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进行谴责。

赞比亚外交部长姆瓦勒先生阁下，曾向理事会详细陈述从赞比亚独立以来南非对该国的一连串侵略事件。过去，赞比亚已经向安全理事会指控过，理事会也已认为南非是一个侵略者。现在理事会又接到了一个新的控诉：南非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侵入赞比亚领土内三十公里处西方省卡翁加马希区的锡亚洛拉村。他对于南非这次的侵略和动机的详细分析说得很清楚。他简洁明了地告诉理事会说：

“这次袭击该营地的经过是南非军用飞机从东南方向西北方，飞在该地区上空盘旋降落武装人员在营地四周埋藏地雷后即向该营地进攻袭击。

“营地居民四出奔逃，有些人因遭遇伏兵被杀。也有的因触发地雷而被炸死。这一次无谓攻击的初步伤亡估计是死22人，伤45人。后来死亡的人数增加到了24人，如将来续有发现，还会增加。到今天为止这个地区还是布满了活地雷”（第1944次会议，第11页）。

这显然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在对赞比亚进行侵略。被告南非有责任应对最近这次对于赞比亚这一独立主权国，又是非洲统一组织及不结盟国家集团成员国的侵略控诉进行答辩。但是，理事会听到南非代表对这一侵略控诉提出了什么辩护？经赞比亚外交部长详细陈述了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经过之后，南非代表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对理事会说：

“首先我要说明：南非政府并不知道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赞比亚的锡亚洛拉村被袭的事件。南非政府从来不曾下令也不会下令去攻击赞比亚的村庄的。”（第一九四四次会议，第23—25页）

南非已经不止一次设法在安全理事会中用无法使人相信的谎言、遁词和转移目标等手法来逃避它无耻侵略的这一个问题。各理事国对于南非对安哥拉的可耻侵略都还记忆犹新。在他们的佣兵被卢安达拍了相片以前，他们是一直在否认的。如果南非认为它能够瞒住理事会并把理事会的注意力从南非侵略赞比亚的目标移开，它还是很可悲地无法解释侵略赞比亚的人是从那里来的或者使理事会相信南非还能够控制这些侵略非洲各独立国家的恐怖凶手。也许比勒陀利亚是对这些侵略者说，他们可以袭击撒哈拉以南的任何一个非洲独立主权国，因为它说过这些都是它军事行动的范围。南非最近新订关于追击到赤道为止的可恶法律只是它计划侵略非洲大陆独立国家的一种掩盖手段。

南非是一个不知悔改的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违反对非洲黑人的礼仪标准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残忍的侵略国家，始终没有把联合国要求它撤离非法占有的纳米比亚的各个决议放在眼里。好象非法占有对于纳米比亚人民的侮辱和伤害还是不够，所以它还要用纳米比亚的领土去侵略安哥拉和现在的赞比亚等非洲独立国家。如果理事会不对它采取坚定的立场，南非就很可能仗着它在这块非法占领的领土上，建立的大量武力，从该地区对非洲的各个独立国家作出更多的侵略。

南非一直在对世界说，它希望南部非洲和平安定。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也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向理事会重提了这个空洞的主张。如果南非真要这个区域和平安定，为什么不竭力拿出有助于这种和平的精神和气质来？为什么不放

弃它非法占有的纳米比亚？为什么还不停止对该领土侵略的行为？为什么不对萨尔斯巴利的叛逆政权加施压力，准许津巴布韦人民实现多数统治？为什么不设法铲除本国的种族隔离罪行？它要这个区域和平安定，但却要照它自己的条件。南非不应该希望黑色非洲陶醉于种族主义者以为和平会在现状中出现的一厢情愿的空想。沃斯特总理和他的支持者或许以为他们对南部非洲存着一片好意，假使真是好意的话，这种好意也只能铺出进入地狱的道路。

到目前为止南非的表现还是显出它没有办法将该地区和平地改成多数统治，和根除罪恶的种族隔离。萨尔斯巴利和比勒陀利亚可以和平改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历次事件明确地证明人民是不能在违反他们意志的情形之下永受奴役的。沃斯特先生和他的支持者的凶兆就在眼前。比勒陀利亚和萨尔斯巴利种族主义政权北方的缓冲地区已经撤销，不会再建立。受到全球所有爱好和平人民支持的各个解放运动正在进逼之中。绞索是愈抽愈紧了，对于受到非洲所有爱好和平人民支持的解放运动来说，同情就是力量。沙佩维尔和索韦托两地的屠杀，对安哥拉的侵略以及最近对赞比亚的侵略都不能吓阻各解放运动、各第一线国家和非洲人民贯彻他们全盘解放我们这一大陆的目标。

非洲和全世界都在注意理事会在这个显然是侵略一个想尽办法要为南部非洲谋求和平解决的国家的事件上，对南非采些什么行动。这个被侵略的国家也就是卢萨卡宣言的发起国，它的和平试探一再受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侮弄。

我国代表团在表示完全与赞比亚站在一起，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并要用最强硬的措词谴责对一个姐妹国也是非洲团结组织成员国所犯的公然侵略之余，要求理事会采取赞比亚所要求采取的行动。

乌干达坚决赞成赞比亚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

“对于目前这件事情，安全理事会必须用最强硬的措辞，谴责南非对赞比亚的蛮横侵略和对于无辜人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残酷的屠杀。理事会还必须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今后尊重赞比亚及其它第一线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且安全理事会还应该明明白白地宣布，要南非立即放弃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有。声明南部非洲的和平及安全是与该地区的解放分不开的。因此为了这一点，理事会必须声明它无条件地支持西南非民组及南部非洲的其它各个解放运动。”（第一九四四次会议，第18页及第19-20页）

乌干达代表团呼吁理事会在结束讨论时通过一个包含这些要求的一致决议。理事会毕竟在第300(1971)号决议里已为了对于赞比亚的类似侵略而谴责过南非，它现在必须重申这种谴责而更进一步。

至于乌干达，过去已经把它对于南非的看法，表示得非常明白。我们对于南部非洲各个解放运动的坚强支持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将继续予这些解放运动以精神和物质的支援，直到我们大陆完全解放及种族隔离的罪恶彻底扑灭为止。只有到了整个非洲自由独立之后我们才能过到和平融洽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繁荣。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的侵略是对整个非洲大陆的侮辱——它的用意是在吓阻第一线的国家，压低南部非洲解放运动士气的最后挣扎。这种手腕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一致地都在支持赞比亚，其他第一线国家和各个解放运动，同心协力地在求非洲的全盘解放。

我们要对赞比亚的人民说：继续坚持下去。我们都支持你。非洲一定胜利。非洲万岁。

主席：我感谢乌干达代表对我本人所说的一番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就理事会席位发言。

莫加米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就我国代表团得到向安全理事会发言的难得机会向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表示感谢，并谨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七月份主席。七月确是个很忙碌的月份。

让我借这个机会就中国最近发生的严重地震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我们深切的慰问。不久我国就会有一个代表团到达中国，他们一定会将博茨瓦纳人民和政府的慰问转达给中国政府和人民。

我更愿借这个机会向出席这次会议的三位非洲外交部长致谢，他们是赞比亚外长，坦桑尼亚外长和莫桑比克外长。我们——安理会理事国和非理事国——都一定因他们的参加而获益。

我国是邻接南非和赞比亚以及纳米比亚领土的所谓第一线国家。南非和赞比亚是安理会目前审议的这一问题的主要关系双方。鉴于我国与该区事态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我国代表团之愿意参加这次讨论是毫不足怪的。

但是，除了在这南部非洲分区域地缘政治关系上的显而易见的考虑外，我们的希望参加讨论是另有其他重要原因的；因为在审议这一问题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来加以观察的。这是一个不应该发生而对这一区域的稳定、和平与安全关系极为重大的问题；同时，也不能被当作仅是南非对赞比亚一次新的、孤立的军事挑衅行动的问题。

安理会曾多次被提请注意南部非洲的危险局势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我国代表团深切希望到今天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都已经能够充分了解这种局势的潜在爆炸性。不久前局外人对于我们的领导人——非洲国家的总统、部长和其他居领导地位的人物——就南非局势发出声明，也许还感到有点夸张，不值得给予迅速而认真的注意。但是，当前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些声明是及时的。鉴于我们现在已较了解这种局势的严重性，我们希望安理会的这项讨论将进入最后阶段，清楚了解安理会为什么能

够和应该怎样在创立自由、独立、适合人类幸福、自尊生活的南非社会的过程贡献力量并作出坚决的承诺；不然的话，则这一创立这种南非社会的目标就非循暴力斗争的道路来达成不可。

两天前，赞比亚外交部长在安理会上的首次发言中，就南非对赞比亚所犯无数次破坏边界事件和军事挑衅行为作了仔细而详征博引的叙述。我相信安理会这两天已对赞比亚外交部长的发言作了深思。

两天前，南非代表告诉安理会，说他的政府不知道它的武装部队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攻击赞比亚，以及南非政府并没有下令对赞比亚领土发动该次军事行动。但是，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已经注意到南非代表没有否认其武装单位攻击赞比亚的事实。鉴于南非武装部队在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七月间曾对赞比亚发动过十三次类似的行动，我国代表团觉得谁准许南非军事单位向赞比亚作这第十四次攻击——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的攻击——的问题已不重要，而且是没有关系了，尤其南非代表已承认该一事件的曾经发生和他的政府也知道这一件事。

我们认为赞比亚共和国对南非政府的控诉是有理由的。安理会不应该忽略了这些袭击的真因。我国对于这种军事挑衅行为是认真看待的。我国本身曾受到过少数政权的敌视的种族主义分子发动不分皂白的军事挑衅和无理的残暴行动，不但在我国北部边疆从事这些行动，而且深入我国境内。这些攻击可以引致严重的后果，例如使非洲独立的黑种国家弥漫着严重的流血种族斗争会使世界和平与安全受到无情打击的可怖事件。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应当注意到这种攻击的目的是在恐吓和骚扰支持南部非洲争取正义、自由和种族平等的非洲国家。为此，我们要问安理会：安理会是否会不管赞比亚控诉的有理，也不管这些攻击周知的真因，而拒绝赞比亚的申诉呢？

审议中的问题还涉及一个第三方面，那就是纳米比亚领土。联合国和安全理

事会已确定南非赖在那里不走是非法的，并且已要求南非撤走。但是，南非政府不顾和违反安理会的决定和决议——也就是说安理会的裁决，利用它非法霸占的纳米比亚对赞比亚发动违法的军事攻击。赞比亚是个独立国家，若非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它就可以与自由、独立的纳米比亚人民保持友好、和平关系。可是，南非竟利用其非法占领的便利，向赞比亚发动一系列军事活动。事实上，赞比亚在该分区域内唯一关切的只是民族独立、种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和平与繁荣。我国代表团再向安理会提出一个问题：尽管南非不顾安理会的裁决，安理会是否仍对纳米比亚地位问题默不作声？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威胁到纳米比亚北方邻国农村中无辜人民的性命安全。单就赞比亚而论，就因来自纳米比亚的攻击而死了很多人。博茨瓦纳不能容许南非利用非法霸占的纳米比亚对赞比亚发动攻击。同时，以南罗得西亚当前斗争的情形来看，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也减损了该区获得和平与安定的前景；再以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紧张而论，它也进一步地增加了种族冲突发生的机会；并使非洲国家为了避免这种事态发展而采取的勇敢主动完全落空。

我国代表团晓得，从前安理会曾为对赞比亚的类似侵略行为举行过几次会议。同时，赞比亚外交部长曾正确地对当前的会议提到安理会根据其第300(1971)号决议所应负的责任。我们相信安理会到适当时候一定会决定对这件事应采的适当措施。

审议中的武装挑衅并不是有限度的、暂时的、很少发生的事件，而是对赞比亚在该分区域所持立场的一贯的和持续发生的威胁，进一步破坏到该国领土的完整。因此，该区域的“第一线国家”不顾它们所处地缘政治的形势，一致团结起来叫出争取自由、种族平等和种族正义的呼声。这是历史演变留给它们的重担，它们毅然肩负起这担子。有了这次入侵以后，也不会使该分区域的事态发展有任何重大的改变。只因为它们是站在正义的一方面所以想单靠武装力量或经济势力来制止他

们，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事实上，这种行动不但威胁该区域邻近国家的安全，并且还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当前，这个区域争取解放和种族平等的斗争正在更蓬勃地开展，独立的非洲国家不会放松对这种斗争的承担。我们支持这种斗争，因为我们认为这是走向体现正义的步伐。

我国代表团欢迎赞比亚揭露这种不友好的挑衅行动。我们谴责这种挑衅，因为它们破坏赞比亚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我们谴责它们，因为它们摧残宝贵的无辜生命。这些行动的必须加以谴责是因为它们加剧该分区域的紧张，破坏和平的前景，和造成不稳定的局势。我们谴责它们是因为它们是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从纳米比亚发动的。我们要求安理会支持赞比亚和它的人民，团结起来，谴责这种不必要的挑衅。

最后，我愿意说明我国代表团过去曾经密切地注意了各方在安理会上表示的观点，并将继续加以注意。我们也注意到南非代表对你，主席先生，以及安理会所提出的呼吁。他说：“我请求安理会不要谴责、批评和诽谤南非。”（第一九四四次会议，英文本第32页）

当然，安理会当前审议的是一件无法不加批评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纳米比亚的地位和对赞比亚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破坏来说。但是，我国代表团可以高兴地告诉各位，我们实在已无需乎再加以诽谤。

赞比亚外交部长在结束其讲话时，曾向安理会发出呼吁。我们了解和支持它的呼吁，希望他的呼吁会得到安理会应予以的同情。

主席：谢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本人的祝贺。

我的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穆耶什诺维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首先，我谨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可敬的会议上发言。

同时，我愿借这个机会向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就该国人民因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遭受的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表示衷心的慰问和支持的情意。

请让我向一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赞比亚——的代表外交部长姆瓦勒先生阁下表达我国代表团最衷诚的欢迎。多年以来，南斯拉夫同这个自信的卓越的不结盟国家在各方面都发展有最热诚友好的关系。

赞比亚在争取非洲从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中彻底解放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它从独立的第一天起，就是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的活跃成员，并且一直坚持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同时，我也要对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的外交部长表示热烈欢迎。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军事部队最近对爱好和平的非洲国家赞比亚的领土完整的严重破坏和不断发动的侵略行动，对安全理事会毫不陌生。一九七一年十月，安全理事会以第300(1971)号决议要求南非尊重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决定如南非继续对赞比亚采取侵略行动，安理会将再举行会议，按照《宪章》各条款的精神采取适当步骤。不料南非对安全理事会这项警告的答复却是一项有预谋的军事侵略，于七月十一日发动攻击，破坏赞比亚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造成24人死亡、45人重伤，并捣毁财物。正如赞比亚外交部长所说的，这一攻击只是最近数月中对赞比亚发动的十四次攻击和挑衅行动中的最后一次。因此，这是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再一次公然对安全理事会的权威挑战。

今年上半年，安全理事会已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邻近的独立、主权非洲国家发动的侵略行为举行了若干次讨论。例如，今年一月，安理会谴责它利用在联合国托管下的纳米比亚领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行动。两个月后，安全理

事会严厉指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最近的是今年六月，安全理事会感到必须对种族主义政权大规模屠杀无辜学生表示凌厉的谴责；大屠杀事件的起因是由于该政权多年来对占南非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实施可怖压迫的缘故；这些黑人因之而更强烈更广泛地起来反抗这种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是完全有理的。这一切都清楚证明了该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本质和目标，也证明了它对非洲国家的独立以至于非洲内外的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危险。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极其认真地审议南非部队对赞比亚发动的不但侵害该国的独立，并且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军事攻击。所以，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它威胁非洲国家的独立、进一步破坏《联合国宪章》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危害到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安全理事会应根据它的责任和权威，强烈谴责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并迫使南非赔偿赞比亚因南非军事部队的侵略而造成的实物和其他损害。

最后，安全理事会应采取有效措施，强迫南非从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撤退，并停止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侵略。

我们友好的赞比亚为争取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的解放而对伊恩·史密斯和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的斗争，将继续得到我们充分、友好的帮助和支持。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人都发过言了。我请中国代表发言，他想说几句话。

周南先生（中国）：在结束今天的会议以前，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衷心地感谢坦桑尼亚外长阁下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尊敬的代表们对中国河北省东部所发生的地震的慰问，并将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转达他们所表示的诚挚感情。

主席：按照所作非正式协商的结果，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我希望多数理事国能在早上的会议上发言，以便安理会能在下午完成工作，不必再开晚会。

午后六时三十五分散会